諧說

罪言（續昨）（仲翼投稿）

蓋疫爲病之一種空名詞　防無可防　避無可避　更無形可見耳　或者今之百斯篤　爲有形之物乎　不然何爲斷絕交通　儼臨大敵也　雖然　人之重視生命也　中西人士　固無殊也　而西人越數萬里重洋　以至吾國　見吾國之不講衛生　蔑以加矣　如道路之不潔　飲食之不淨　即在平時且深惡之　況一聞有疫　則焉得不懼　焉得不向吾勸告　而令設防　吾不妨應其查防之請　嚴令各地方有司　兼辦此事　是吾己盡吾之責　又何必小題大做　而鍾張揚厲耶　況疫爲西人所最恥之事　聞從前斐州印度　乃或有之　又何必大書特書　公諸命令耶　總之有國家者　平時即宜嚴令地方有司　家喩戶曉　清潔道途　慎重衛生　設遇疫症　延聘良醫　共同商治　既可免蔓延於他處　更可以預防於將來　豈不愈於借欵防查　剖驗戮尸諸舉耶　再如令年於直屬水患　苟地方官平時　於水道稍事講求　亦何至於淹沒百十州縣　更何全於另設河道研究　籌備義賑諸會　以困苦民生　耗費國幣耶　吾因之有感於官矣　夫官者棺也　棺字左方從木　是爲官必具木偶之性　必行將就木之年矣　以木偶之人　將就木之年　而令其振刷精神　關心民瘼　此斷〻所無之事也　且從古戒厚殯者　有璠璵之戒　足見棺中舍盛尸以外　並能容納金銀賚器矣　官之貪戾　亦近似也　又古人喩官之不辦事者　謂爲尸位素餐　更可見官之與棺　官之與尸　乃二而一　一而二者也　嗚呼　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　官之失悳　寵賂彰也　我中國倘能人〻不求作官　視官爲最難作之事　視官不辦事爲最可醜之人　則我中國　庶乎有富強之望焉　若更自

殘種類　同室操戈　借款自肥　擁兵自衛　是直以四萬〻人驅諸楉獲陷井之中　眞不知死所矣　哀哉（已完）

社會小言（瘦郎）

莫信謠言

自前日總統南下消息傳出之後　一時北京社會上　頓現出一種恐慌之象　而最多者　莫過於謠言　瘦郎曰　値此時局不靖之秋　所有重要消息　除非當局三數人外　外間鮮有知者　其肯喧傳於外者　非不關緊要之事　其餘皆謠言也　安有所謂重要消息　而能自街談巷議中得之耶　寄語諸君　勿輕信謠言也可

新詩品（雄渾）（佩三）

大利外溢　具備槍砲　不以對外
眞像內空　橫欲戰爭　偏亂國中
獨立各軍　擾擾戰雲　持此硬強
羣聚稱雄　凜凜威風　後患無窮

俗語集句（七言）（佩三）

（其一）請神容易送神難　巧妻常伴拙夫眠　火燎眉毛顧眼前　敗子回頭金不換
（其二）人得喜事精神爽　船家不打過河錢　猫咬尿脬假喜歡　老健春寒秋後熱
（其三）誰的皮襖不搪寒　看時容易作時難　兒女夫妻冤怨緣　嫁出女兒潑出水
（其四）戒酒除花莫賭錢　朝裏無人莫作官　收成不怕雀兒彈　眞吃假哭白穿孝
（其五）主人身子奴才命　當天和尚撞天鐘　一旦無常萬事空　行下春風望下雨
（其六）半夜敲門心不驚　早起三朝當一工　無緣對面不相逢　貧居鬧市無人問
（其七）好了疤拉忘了疼　跳在黃河洗不清　竹籃打水一場空　好心當了驢肝肺
（其八）多年道兒走成河　關門吵狗攪鷄窩　老老門前舅舅多　瓦罐不離井口破

臺
日白天特聘
膽青衣老生
正
到敝社請其獻技再三勸勉始蒙允可擬於十八日出台以饗顧曲家之素望屆期務祈賞音諸公早臨是幸

緊要新聞

時局之大變化◉時局急遽變化 前日午後總統親征之聲愈傳愈高 有人赴公府訪謁某要人 徵詢內幕中過去與未來之確鑿情形 只緣事關重大 多不肯詳告 茲將是日問答事項 略紀於下 以供關心時局者之參考（問）元首出京確否（答）總統出京 按現時而言 確係萬無中止之問題（問）元首究在何處與何項任務（答）總統昨日下午及今日下午連開國務重要會議兩次 軍事特別會議一次 原先本擬赴湖北 嗣經某閣員力勸 又擬行程改為先赴天津 次往濟南蚌埠南京南昌 與曹仲珊張子志倪丹忱李秀山陳秀峯諸督軍商洽 最後再往武昌 能和則和 否則親在鄂省督戰 惟拍致各省軍民長官之通電 僅註明赴南巡閱四字（餘載別項）（問）總統此次出京帶兵若干（答）帶第十五師第一十九旅步兵兩團 其餘軍隊均係府衛隊（問）總統出京究屬何因（答）總統本擬電請曹直督往鄂督戰 而曹督非候政府須發討伐令後 決不肯赴鄂 因之總統南下問題 突然發生（問）總統明日確起程確否（答）今午後兩鐘傳諭明早八鐘起程 四鐘後又改為明晚八鐘 屆時有無更改 殊不敢斷定（問）總統出京 國務責成何人担任（答）總統第一囑託者為王聘老及全體閣員 第二囑託徐東海與段合肥 惟王內閣始終未肯痛痛快快承諾（問）總統出京後 都門秩序責成何人維持（答）總統此次出京 對于維持京畿秩序 倍極注意 業經責成段香岩李階平等九人 擔負完全責任 絕無意外之虞（問）總統旋京有無預定的日期（答）總統南下後 如和議有成 至多不逾三星期 倘和局決裂 元首親在鄂省督戰 回京日期 殊難逆斷 談至此 某要人因有要公 記者遂作辭出

前日公府之兩會議◉前日（二十五）大總統召開軍事會議 原定下午一時 嗣因午後召集閣員 遂臨時改為午前十一時二十分 聞段陸軍總長師軍事處長馬督察長李統領王京兆尹吳警察總監及駐京各師師長旅長均列席與議 據聞會議情形 除機[illegible]時局情形 略有討論外 即磋商元首出京後維持京畿治安之辦法 最後結果 總統指派段陸軍總長及馬龍標王達吳炳湘李進才田友亮劉富有周傳亓齊寶善等九員 各該員均一一遵命 至午後二時十五分 始行散會 又大總統以出京後國務要政關係綦重 特於前日下午四時 又在春藕齋召集王聘老以次各閣員開特別重要會議一次 述明此次出京之最要原因 與不得已苦衷 並將國政囑託王總理及諸閣員 維持一切 聘老雖畧有異言 經總統殷殷懇勸 始勉强承認 餘外事件 因屏左右 不易探悉 又一消息 昨日下午四時 又集全體閣員兩秘書長 至府開臨時府院會議 仍提起國會問題 總統之意 願將此問題先行解決 且表示主張折衷 錢能訓 土克敏均謂如軍事先能得手 則各種問題 解決不難 否則僅一國會問題亦不足以壓兩方之望 故甚希望總統此行之成功 至先決國會問題 尚有北省多數反對之

天樂園
十新到 白雲亭 侯小五 劉四尼安與 侯馬 韓子雲通 陶齊 關 諸侯
五眞止 王[illegible]友 張明蘭 侯炳五 天衆 發鳳 張明蘭 天 顯鳳 公 世發
白昆弋 白茂齋 侯瑞春 張小發 不 王金鎖 訓
天兩腔 張文生會同 蓬彩 全武行庫 尋山 子 昌太
●韓子云金● 郭 古別 ●侯云海入● 王 古
●陳● 會榮寺 山 蓬 寄 信 ●郭● 鳴鳳 ◁府▷ 瑞 長 會 城
…御 …彩 …落 …玉安 岳春林挑 王金汾 常 …扨 方（姚） 德落 王 斷

腳氣靈藥每包四枚 送報人均可代售 總售處順治門外柳永寺廟內

危險對云云 討論無結果 又議維持政局之辦法 閣員一致擔任維持 總統臨行 擬即以小印交院 重要之事 電達請示 至無關大計者則逕由閣議決定施行云云 又一消息 昨日軍警會議 總統在席間 曾言南下之決心 擬帶直隸曹督一同前往 於時當即用電話通知曹錕 邀其同行 以曹銳代理省長 以桼謀長趙玉珂代理督軍 惟曹督覆電 請將督軍省長令曹銳一人兼代 維時總統又特派代表一名 於下午赴津與曹督接洽 又派代表一人 同時馳往濟南 與張子志督軍接洽 又派一人同時馳往南京 與李秀山督軍接洽 所有以上代表 均係下午出京云

前日徐宅會議補誌

◉岳州警訊到京後 馮總統曾親赴徐菊人宅中 與段芝泉王聘卿等四人 磋商要務 總統所以突赴徐宅 與諸人會議者 內中有兩大原因 其一則恐岳州失陷後 非合北洋派軍人全力 不足以抵欒南軍 自中央主張和議以來 同派軍人 團結力己不如昔日之堅固 故特敦懇段芝泉 代為疏通各方面隔閡之意見 以期一致抵欒南方 聞段氏比己承認 通電各督軍 並派員前往極力疏通 其二則因和議破裂之後 王聘卿勢非辭職不可 總理若無人繼任 則北方根本動搖 一面請徐段二公 勸王勿遽辭退 一面與徐菊人密約 王總理如萬難挽留 則望徐氏出而繼任 聞徐尚未承諾 惟己允向王聘卿挽留云

總商會懇留總統

◉京師總商會會長陳陞等十餘人 因大總統出京在即 深恐商民發生疑慮 特于前晚(二十五日)六時 赴公府請見總統 懇留萬勿出京 以維持現狀 總統深恐商人誤會 溫語開導 其最中肯之語 謂予與徐段王三公 數十年知己 情同手足 絕無意見可言 他人不察 蜚語橫生 予四人己陷身困難 予四人心理 惟予四人知之 既不能逢人辯解 縱然解辯 或仍不見信 此實予四人所最感苦痛之處 甚望各代表勿信流言 至予此次出京 原為犒師以解各方面之誤會 絕無危險之事 地方治安 己責成軍警各機關 擔負完全責任 如各代表不肯見信 請即隨予往津濟一行等語 各代表疑團雖釋 而總統之離京 則仍極力勸阻 談話至一時之久 各代表始出 繼又赴王總理私宅 懇請再代轉下情 務請總統以地方為重 不可離京 王總理遂又向各代表開釋云 此事原委 諸公不悉 請為諸公言之 岳州失利消息接到後 合肥本主張出京犒師 余亦主張親自一行 其後因合肥與予出京犒師 尚有不便之處 而總統又主張前往 東海合肥與予 因如是可稍解各方面誤會 故均贊成其說 予為國務總理 負國事之重責 總統此行 如有危險 予豈能聽其遠行 請諸公放懷 予當負完全責任云云

岳州方面之昨訊

◉岳州將陷各方面消息 己詳紀昨報 據某要人云 岳州戰事吃緊固有 而失守兩字 因未得鄂省電告 則不能認為確實等語 但聞政府昨日竟一日未得岳州來電 又某方面所聞 王金鏡電請撤兵 業己去電阻止 又一消息 昨日私家方面所得漢口電報 謂岳州己全失陷 而政府方面 迄前晚七時止 尚未接到全失官電 鄂督王占元于二十五日下午一點三十五分發致參陸

同樂園
十五白天
崇鶴年 沈華軒 麻穆子
·方寶奎(過五關)· ·丁永立(古城會)·
陳子田 安樂亭
托兆碰碑
郭寶臣 崔靈芝 馬全祿
二十日
蝴蝶盃
白牡丹
·張寶昆·張文斌· 馬上緣
陳文啟 吳彩霞
六月雪
薛岡久 劉義增
森羅殿
沈少田
楊春龍 張樹田 姚德寶 全武行
嘉興府

◉本京新聞◉

總統南行

辦公處電中言岳州仍在猛戰 我軍一部退却 倘援軍仍不速至則危險不堪設想云 某交通機關前晚九時所得之岳州電訊謂湘軍前隊程潛所率確於敬日行抵巴陵 離岳城二十里 專候馬濟趙恆惕兩軍到此會齊 再行合力包攻岳州 漾口兩軍激戰 范國璋王汝賢兩軍全體潰散 閻煥文所率軍隊亦死亡過半 防禦線完全衝破 故王金鏡總司令異常驚惢云 又一消息則謂程潛之軍隊業已逼近岳州城下 北軍與之對敵者為第七師之第十四旅軍隊 旅長吳新田云

總統南下所帶隨員◉總統南下所帶隨員 已於(二十五日)午後三時派定為秘書長張一麐及秘書兩員 軍事處長師景雲 衛隊總司令何紹賢 副官處長張宗昌 文承宣官田鴻恩等四員 武承宣官李恩重等六員 衛侍武官八員 校尉官八員 此外尚有府衛隊三營 警察隊一營

總統南下已拍通電◉據公府確息 大總統於二十五日早八時 飭專電處分致各省督軍省長及各區都統要電各一道 詳告此次南下與時局解決之重要關係 及個人所抱宗旨 原電文甚簡僅百餘字云云

大總統因時局變化甚爲焦灼 玆擬親自一行 頃據訪員報告 大總統身著便服 帶同隨員侍從武官長靳雲鵬等 於昨晚八時由府乘汽車至東站 登特別專車出京 先往津徐甯贛等處 特別車未開之先 七點半開兵車一次 至九點餘復開一列兵車 至總統起節時 遮斷交通 臨時戒嚴 至站送行者國務王總理段督辦 以及各部院長官軍警各隊 鼓樂喧填 非常熱鬧

衛隊開拔◉大總統親往南行 指令第十五師五十七團團長卜勝嘉 帶兵一營為前站衛隊 玆悉該隊已於二十五號晚七時 由永定門車站乘專車南下矣

廳署會議◉警察廳吳總監 於二十六號上午十一時 召集各區隊長官 並約提署袁鶴兩堂 左右翼申富兩統帶 南營鮑帮統 均至廳署會議 維持地面事宜 至下午後一時始散

注意行旅◉軍警各機關 昨日通飭車站探訪 如有大撥行李及重要人物出京 隨時報告

停車原因◉京漢路高碑店至梁格莊往來之車 因漢口需用兵車甚急 於二十五日起暫停數日再行售票

輪運軍火◉陸軍十四混成旅軍需官 帶兵四名 押運子彈三百箱 砲彈二十箱 手槍一箱 子彈一箱 餉洋十二箱 已於二十五日上午十點 由京奉路火車運往通縣去了

會首潛逃◉啓會糾葛 已迭誌本報 現聞右四區日前查抄景祥會帳 係奉警察廳差派 因警察有保護人民財產之責 將景祥移送檢查廳 查核會款有無虧欠 該廳傳訊景某過了一堂 先行取保暫釋 聽說於二十三四兩號 迭次票傳景某 均未到案 傳說景祥已與次子松壽潛逃 惟現在景祥被各會員控告 約計伊侵占會款有一萬數千元 倘景某逃匿果確 原保人擔負干係甚鉅 各會員將來索要會款 恐原保人要受其累

第　頁

陰歷十二　由漢回京

坤藝員小香水乃秦腔青衣中之巨擘也前在都中演唱各界無不交口讚揚後應滬上之

聲明廣告 鄭李氏茲因氏子鄭松福年幼無知不務正業俟後如有發生債務一切情形鄭李氏概不承認恐有朦騙特此聲明 汪家胡同鄭李氏謹白

買房聲明 王湧山今將自置鋪面房一所賣與龔奐如永遠為業此房坐落在東安門內嗎嗄喇廟西隱壁房開煤鋪生理如有與該鋪借貸糾葛等事請債主自向王湧山清理不與龔奐如相干自登報之日起以七天為限過期作為無效王湧山龔奐如同啓

買賣禮物兩相宜 本棧收買各家已關未關酒席条燭桃麵等票扣頭極小轉為出售取價從廉代買儲蓄票發賣煤油洋燭洋貨寄賣中外藥品上海解瘟防疫藥粉 西單絨線胡同西口內瑞德西棧披露

樓房出租 前門外羊肉胡同路南樓房一所 門牌二十五號廉價出租問門內有人領會

特別要聞

馮總統昨日午時召集臨時參議院議員早酌飯後撮影由總統演說一小時至三時始散▲直隸曹督軍反對總統南下甚力▲昨日總統府接到各處密電甚多內容未悉▲由下午一時起前門東車站行李往來絡繹不絕晚八時總統始登車赴津▲總統出發後有布告頌發大約今日可以見諸公報大旨謂一巡閱軍隊二間民疾苦往返約一星期朝政及地面均由總理總監等負完全責任云云

冠蓋往來

昨日東站出京
經前叅政審熙
張鴻緒
津浦鐵路局長徐世章
安武軍秘書王邦隆
津浦路局長徐世章
西站出京
前財政次長張弧
公府顧問馮耿光
泰寧鎮綏兵端緒
陸軍中將熙鈺
劉恩元
前叅政王樹彤
西站來京
公府侍從武官劉溫玉
公府副官長張宗昌
前廣西省長劉承恩
公府衛隊營長王世杰
東站來京
公府諮議李鴻舉
胡人駿
淸吏館協修田應璜
公府諮議麥世
公府諮議

命令

大總統令 任命鍾志鴻署理四川財政廳廳長此令 任命張季煜為兩淮鹽運使此令 審計院院長莊蘊寬呈審查決算委員會坐辦審計官陸世芬懇請辭職陸世芬准免本職此令 任命嚴鶚客為審計院審查決算委員會坐辦此令 任命馮閱模為審計院審計官此令 陸軍總長段芝貴呈准正白旗滿洲都統貢桑諾爾布咨請以勝泰接襲世管佐領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芝貴呈准管理圓明園事務長官江朝宗咨請以清新補正黃旗護軍叅領奎光補鑲黃旗副護軍叅領均照准此令 張家藩晉給二等文虎章此令

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國務院致各省公電（一月廿六日）

各省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鑒 奉大總統諭 近年以來軍事屢興災患疊告 士卒暴露於外商民流離失業本大總統盡焉心傷 不敢寧處 茲於本月二十六日親往各處檢閱軍隊以振士氣 車行所至視民疾苦 數日以內·即可還京 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電仍呈由國務院照常辦理 其機要軍情電呈行次核辦 並分報主管部處接洽 凡百有位 其各靖共乃職 慎重將事 毋怠毋忽 等因 特達 國務院宥印

考試必需妙品 本閣創造墨汁迄今有年並無分號馳名中外人所共知今考期在邇特備場中最宜之墨汁恐有人仿造本號貨物形式以魚目混珠而悞諸君場中大事不可不慎並備專書對聯墨汁雙童牌單童牌亮光墨汁數種最宜書赤金壽屏蠟箋光滑署紙若寫宣紙為相宜祇時決無掉墨之弊本閣身歷手試確能保險若寫小楷決不宜書對聯之墨汁寫來往信猶可寫小楷決不相宜萬勿互用惠顧諸君各擇所宜購試即知非謬 開設北京前門外琉璃廠中間迤東路北一得閣墨汁店主人啓

神效凍瘡紙每搭四枚　代售處宣外南柳巷　永興寺內幾院　或報人代購不誤

講演聊齋

呂無病（十九續）

湛引銘

且說孫公子　憋着一肚子的氣憤　跑回家中　原想問明呂氏與阿堅的下落　進門就同王氏吵鬧起來　順手抓起一柄茶刀　因被衆僕婦丫環　橫攔豎遮　不能近身　這才順手一撇　刀背兒正碰在王氏的孤拐臉兒上　登時鮮血直流　人家孩子　不但肉皮兒嫩　外帶臉皮兒薄　從出娘胎　沒有受過這樣疼　今天被公子這樣欺辱　如何能忍耐得住　跳起脚兒來　一哭一罵　頭髮也披散下來咧　殺豬似的　往院子一面跑着　一面說　你這們欺辱我　我跟你找個地方兒講く理去　僕婦們皆因他夙日不說理　誰也不敢追着去拉他　公子一瞧　知道他必然是要往娘家去　反正打墻也是動土　動土也是打墻　索與重く兒的管教他一下子　有什麼亂子接着就是了　於是用手一推衆僕婦　跟着也追出院子　王氏本是極小的兩隻小金蓮兒　腰中又緊着裙子　知何能快走　公子大踏步　三步兩步　早己赶上　一伸手抓住王氏的頭髮　往屋中倒曳　僕婦們也追到院中　想要拉勸　公子氣忿く的說　那一個敢勸　我是一併打死　大家一聽　紛く蹓開　公子從王氏拉到台基底下　王氏嘴裏還是不乾不淨的蠻罵　公子也不同他鬭口齒　一瞧靠槅扇　立着一根門閂　公子拿在手中　照着王氏兩腿　加着勁兒的一路亂打　把槅扇竄紙都礙破了　王氏始而還是哭罵　公子仍舊不理　此時衆下人一瞧　怕公子將王氏打死　這才又叫進幾個有力氣的來　連拉帶拽的　把門閂奪下來　把公子勸出外書房　衆女僕們赶過來　要把王氏攙扶起來　見他週身的衣服　己然都被木棍打飛　兩腿露出有流血的地方兒　一攙一叫喊　才知道大概是傷了筋啦　赶緊回明公子　公子說你們把他搭在廂房炕上　不可缺了他的飲食　他如果死了　我傾着打入命官司　如果好了　我將他休回王家　下人們聽公子這樣吩囑　赶緊連背帶駝的　把他抬到裏屋套間兒　公子當天住在外院書房　把下人叫過來　一問呂氏與阿堅的下落　大衆異口同音　都說前些天少公子病重　被呂姨娘同乳娘抱走　生不見人　死不見屍　大約性命還在　公子還一回來　早晚必有准音信　公子是疑信參半　但說公子打王氏的時節　孫宅的下人　自然是很喜歡　惟有王家陪房的婆子丫環們　一想這件事　早晚如果王氏傷好　一定不能與自己干休　倘或一死　天官家的勢力大　定耍歸罪我們幾個人　莫如乘早兒　先到王家暗通個信兒去　將來可以脫離干係　幾個人一議和　這才把打雜兒叫來　偷く兒的派他把這件事　到王家送個信去　打雜兒的聽說有理　只好到了王家　進門房兒　說有事面稟舅老爺　這個打雜兒的　時常給王家送禮　下人們都很相熟　立刻皆他回進去　王氏的弟兒二人　說把他叫進書房來　打雜兒的見了　從頭至尾一說　王家弟兒　聽說姊妹受了委屈　焉肯干休　登時聚集看家護院的　並許多打手　要與孫家大打　群架

（未完）

言樂　中舞臺　十五日夜戲　高腔
侯益隆　侯益友　侯益太
郭蓬萊　郭鳳鳴　王金鎖
韓世昌　陳墨惠　韓子云
白茂齋　白云亭　鈎顯亭　侯小五
王長瑞　侯益才　馬鳳彩　張明蘭
李桂顯　梁十珂　侯炳五　侯瑞春
全本黑驢告狀
賣驢赶考　文昌點元　行路問樵　闖府敬酒
書房行刺　上壽闖衙　南樓追赶　訴詞告狀
開封大審　捉拿木倫　捉拿土地　陰審土地
捉拿馥雲　會審斬倫　陰審鬼魂　夜審登云
新彩新切　當場出彩　與他不仝　當夜演全
從始至終　無不美善　屆時敬請　諸君賞觀